

第五九〇册

理學彙編

經籍典

地志部

山經部

(卷)
四九—四九

四〇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地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十九卷目錄

地志部彙考一

夏后氏 總一則

周 總一則

漢 高祖 一則

晉 武帝泰始 一則

梁 武帝天監 一則

隋 煬帝大業 一則

唐 太宗貞觀 一則

宋 真宗大中祥符 一則

金 章宗泰和 一則

元 世祖至元 二則

明 太祖洪武 三則

地志部彙考二

漢三輔黃圖 原引

東方朔海內十洲記 自序

晉裴秀禹貢地圖 自序

常璩華陽國志 自序

虞預會稽典錄 原成

嵇含南方草木狀 自序

釋法顯佛國記 自跋

梁元帝職貢圖 自序

北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 自序

唐盧求成都記 自序

李該地志圖 李自序

釋道宣釋迦方域志 元吳萊後序



經籍典第四百十九卷

地志部彙考一

夏

夏后箕高山大川作禹貢一篇

按夏書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正義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川除其木深

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

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爲禹貢之篇

傳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

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

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

故作書者首述 會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

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

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

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

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

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周

周王之世命地官土訓掌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

方志以詔觀事命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

按周禮地官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

人

薛平仲曰遂自草人稻人之官設而治地之事畢

矣土訓之地圖誦訓之方志凡其載九州之所有

土物之所生風氣之所宜於是乎爲王訓之以廣

其見聞然後制其賦而各因其有施其教而不易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四百十九卷地志部

辨而啓迪之開陳而敷宣之之謂也山川土田之
宜風俗美惡之尚古今封域之所更歷代聖賢之
所述彼其岸谷高深之異變封壤離合之異勢先
後之相禪盛衰之相代其必有故矣訓之以圖而
事有可鑒訓之以志而事有可稽則一人之所以
奄方輿攬圖籍於民上者其將兢兢於此乎 曹

氏曰土訓誦訓皆以訓名官則其開廣王心啓沃

君德其所關至不少也况當天子省方之時二官

夾王車以從行于以備顧問進諷諫覽今而思古

卽舊見而訂新聞涉歷愈深觀省愈之天下之利

害愈審斯其爲訓也豈尋常誦說之謂乎 易氏

曰此二官爲王巡守設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志

掌於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今土訓總言天

下之地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

志以詔觀事之微惡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

方雖萬乘之尊儀衛嚴備無不順適其所欲至於

五方異氣寒燠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苟不爲

之精察其利害微惡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土訓

於詔地事之後爲之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

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奉養爲主也誦訓於詔觀

事之後爲之道方應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者此以

次舍居處爲主也二者既詔其應則能精察其利

害微惡然後膳夫庖人得以別其品掌次掌舍得

以辨其宜二官實左右之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鄭康成曰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

王以施其事也 王昭禹曰其地異宜其民異數

其穀異種王將制其職貢巡其封域而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不知之則土訓道地圖詔地事與有力焉

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劉執中曰惡惡也惡風惡氣惡水惡獸惡山惡路惡川皆為地惡而辨其所產之物有害於人者以豫詔於王 鄭康成曰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林氏曰上有所求各以其所有則下之所共易致宜於青者不宜於揚宜於豫者不宜于竟則土訓之詔地求可知 鄭鏐曰道地圖以詔地事則以地形告使知地事之所宜道地應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毒原其生以詔地求則以地利告使知地物之所產 曹氏曰凡地應地物地求三者皆於訓說之間而敷陳之則利害知所避就取予知所防閑 王巡守則夾王車

鄭康成曰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為守愚案必使土訓夾王於巡守之時以其知四方土地之利害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為之時事 林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誦訓之所訓者方志之書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鄭鏐曰方志如宋有宋志鄭有鄭志一方之志載其一方之事則凡一方之可觀者具載於書道其

方志則王有游如小昊之墟如大庭之庫如穀之二陵相之帝丘之類王可問而知 劉執中曰四方地里山川人物皆有其書以志之掌誦其書訓其義從王有所觀瞻而未知本末者則以其志誦訓以詔之

掌道方志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項氏曰方應其方言語動作所惡者以詔人君辟忌而勿言之勿為之恐惑人瞻聽且不苟於言行也詔之者如是則地俗皆可知矣或曰方應五方之氣能使邪以病人者詔其起居飲食無犯其所忌也然此說近於土事非方志也 陸氏曰李巡曰亢信也徐舒也揚軫也荆強也豫舒也雍壅也冀近也蓋謂西河之間情性相近也其論方俗之情性大槩如此蓋民生天地之間剛柔緩急係水土謂之風好惡趨舍隨君之情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崆峒之人武秦人尚氣力先獵射燕人少思慮多輕薄此皆風使之然也吳楚之信巫重祀鄭衛之亟會流淫魏之少恩生分周之高富下仕韓之椎剽燕之輕急齊之僞詐不情吳越之好劍輕死幽貴正信而尚禮器魯重廉恥而尚禮義宋多君子而多稼凡此皆俗使之然也地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織西北多織皮先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施政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為禮辟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無偏弊

之患此大司徒土均載師土方土訓誦訓所以有功於天下也 曹氏曰凡方應辟忌地俗三者皆於訓說之間而敷陳之則醇厚之風可回而奇袤之俗可易

王巡守則夾王車

王昭禹曰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王嘗聞之矣巡守夾王車備王或質所聞王且見而知之矣 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

鄭康成曰志記也 劉執中曰四方之志謂九州列國四海百蠻世系之所自出封建之所由興朝貢之斷續政教之違從禮樂之更革俗尚之醜好若土均土訓誦訓之所職皆為志以藏之以待王之顧問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序此書其此之類歟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在 黃氏曰為四方之事當攷故實也 陳君舉曰古者諸侯無私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者諸侯各有國史書國中之事以達於天子天子又時巡以祭之有二伯以詢之內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亦西顧周室論史記舊聞具於魯而次於春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今攷晉史自殤叔時始有之楚自武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月魯之春秋乃自隱公始則諸侯私史亦東周以來有之非西周之制也不特諸侯之史藏之周室而列國圖志亦藏之故以春秋之時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以鼎象九州之山川形勢得周鼎亦可以識天下矣

漢

高祖元年兵至咸陽蕭何收圖書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按史記高祖本紀不載 按蕭相國世家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晉

武帝泰始元年司空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裴秀傳武帝受禪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畱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唐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院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巖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架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

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隔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鄙及古國盟會舊名木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

梁

武帝天監 年奏太子地圖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昭明太子文集謝勣賁地圖啓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世方丈此非妙匹之長樂惟畫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敷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問千秋自識烏桓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元帝承聖 年著荆南志江州記各一卷

按梁書元帝本紀帝所著荆南志江州記各一卷

隋

煬帝大業元年裴矩撰西域圖記以進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 按裴矩傳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番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

按舊唐書裴矩傳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鐵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

國至北婆羅門皆近四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瑰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委矩經略

大業五年詔崔隨與諸儒撰區宇圖志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 按隱逸崔鄭傳子隨大業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

唐

太宗貞觀十年漢王泰撰括地志表上之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太宗諸子傳漢王泰少善屬文貞觀十二年司馬蘇助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爲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等就府修撰十年泰撰括地志功畢表上之

高宗永徽元年命敬播等撰西域圖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敬播傳末微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

德宗建中元年史館修撰孔述睿重次地理志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孔述睿傳德宗立爲史館修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詳

貞元十一年賈耽進地圖又著貞元十道錄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賈耽傳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外國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強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鎮籍道里廣狹山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

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誤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

按演繁露正元十一年賈耽進圖廣三丈率以一寸折百里

宣宗大中 年命韋澳撰州郡風俗志書

按唐書宣宗本紀不載 按韋貫之傳子澳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軸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戒州事人人驚服

宋

眞宗大中祥符三年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諸道圖經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諸道圖經 按李宗諤傳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大中祥符初改工部郎中嘗預修諸路圖經 按劉筠傳帝垂意篇籍始集諸儒考論文章爲一代之典筠預修圖經

神宗熙寧八年詔勘定九域圖更賜名九域志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麟臺故事熙寧八年六月尚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而所載古蹟有出於俚俗不經者詔二館祕閣刪定其後又專

命太常博士直集賢校理趙彥若衛州獲嘉縣令館閣校勘曾肇刪定就祕閣不置局彥若免刪定從之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曰九域志

金

章帝泰和六年十二月己巳吳曦上蜀地圖志

按金史章帝本紀泰和六年十二月乙丑立吳曦爲蜀王己巳職遣其果州團練使郭澄提舉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

元

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勅書監修地理志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二年七月甲戌勅祕書監修地理志

至元二十五年禮部請修藩夷職貢圖志從之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壬寅禮部言會同館藩夷使者時至宜令有司做古職貢圖繪而爲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明

太祖洪武三年命編天下地里爲大明志

按聖君初政記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里形勢爲大明志

洪武十八年勅修寰宇通志

按明外史劉三吾傳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召至勅修寰宇通志諸書皆總其事書成賜資甚厚

洪武二十六年令天下造要衝險阻圖籍

按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天下要衝及險阻去處各畫圖本并軍人版籍須令所司成造送部

太宗永樂十一年陳誠爲西域記以獻

按明外史傳安傳陳誠字子實洪武中舉進士擢授翰林院檢討歷吏部員外郎永樂十一年哈烈入貢詔誠偕中官李達戶部主事李暹等送其使臣還遂頒賜西域諸國誠等乃遍歷哈烈撒馬兒罕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達失干十花兒賽藍渴石養夷別八失里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凡十七國諭以天子神聖中國廣大所以招懷之意其君長欣然咸欲自達於是各遣使者隨誠等入朝貢誠輒圖其山川城郭誌其風土物產爲西域記以獻帝悅褒賚甚渥擢誠郎中餘進秩有差

末樂十六年修天下郡邑志

按明外史楊榮傳永樂十六年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 按會榮傳進侍讀學士修天下郡邑志復爲副總裁

景皇帝景泰二年寰宇通志成

按明外史陳循傳蕭鎡宣德二年進士歷侍讀景泰二年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進戶部右侍郎加太子少師寰宇通志成進戶部尚書 按劉吉傳正統十三年進士授編修景泰二年寰宇通志成進修撰

英宗天順五年大明一統志成表上之

按李賢進大明一統志表天順五年四月十六日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李賢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臣彭時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臣呂原伏蒙皇帝陛下命臣等充總裁官修大明一統志今編輯已成凡九十卷謹用繕寫裝潢

進呈

地志部彙考二

漢三輔黃圖六卷

按原引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憑藉富強益爲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入關燒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奮錡之勞歲月不息蓋騁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於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哀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

按通考晁氏疑爲漢魏間人作未知孰是

東方朔海內十洲記一卷

按朔自序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擯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玉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徜徉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闕歷海溟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邀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辰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厦東至暹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十洲祖洲在東海瀛州在東海元洲在北海炎洲在南海長洲在南海元洲在北海流洲在西海生洲在西海鳳麟洲在東海聚囀洲在西海

晉裴秀禹貢地圖十八篇

按秀自序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院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密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窋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

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
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

按璩自序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實多疎略及周之世侯伯擅威雖與牧野之師希同盟要之會而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四海梁益及晉分益爲寧司馬相如莊君平揚子雲陽成子鉉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爲世範行爲表則者各挂史錄而陳君承祚別爲者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里志頗言山水歷代傳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辯物知方猶未詳備於時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幃幕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曩遭厄運函夏滔埋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爲狐狸之窟城郭蔚爲熊羆之宿宅遊雉鹿田棲虎豹原平鮮麥黍之苗千里蔑鷄狗之響丘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爲荒裔桑梓之域曠爲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益遐棄城陣靡聞乃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肇自開關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陽國志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恨璩才短少無遠及早援翰執素廣訪博咨流離困瘁方資腐帛於顛牆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劇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蜀紀言三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

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爲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有爲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驚靈死屍化西土後爲蜀帝周長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爲子鵲又言蜀惟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按蜀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西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在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爲怪異子所不言况能爲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鵲鳥今云是舊或曰舊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濟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爲殷太史夫人爲國史作爲聖則仙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於秦首爲郡縣雖漢戎彝亦有冠冕故蜀記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於漢興反爲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胥聊著翰墨當時以爲極歡後人有以爲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綜其里數或以爲西土嶮固矜帶易守世亂先違道治後服若吳楚然故通逃必萃奸雄闖觀蓋帝王者統天理物必居土中

德膺命運非可貪能恃險以干常亂紀雖饕餮名號終於絕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詐詭而邀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是以四嶽三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產古無興國夫恃險憑危不階層數而能傳國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鍾之覆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爲未鑒也干運犯曆破家喪國可以爲京觀也今齊之國志貫之一揆同見不臣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敗絕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爲獎勵也其序曰先王經略萬國剖分厥甸巴梁式象縣辰九俊述職賦政以均佐周斃紂相漢亡秦實繁其民世載其俊述巴志第一維天有漢鑒亦有光實司羣望表我華陽炎劉是應洪祚枚長述漢中志第二井絡啓耀文昌契符茫茫禹績畫爲九州功冒普天率土以休光靈遐照慶流邦家濟濟世德球球述蜀志第三蠡爾南域在彼要荒漢武德振蠻貊是攘開州列郡幽裔來王柔遠能邇實須才良甄德表失以明紀綱述南中志第四赤德中微巨猾干篡白彝乘覺致民塗炭爰迄靈獻皇極不建牧后失圖英雄迭進覆車齊軌蒙此艱難述公孫述劉二牧志第五政去王室權流二桀瓜分天壤宰割民物舍彼信順任此智計大道既隱詭詐競設並以豪特力爭當世居正應明名號絕替身兼萬乘籍同列國述劉先主志第六乾坤渾始樹君立王天工人代萬邦是望明不二地不二皇苟非其器窮高必亢矇矓後主弗慮弗臧負乘致寇世業以喪述劉後主第七陽升三九品物始亨帝紘失振任非其良趙倡禍

階亂是用長羅州播蕩失旌莫亢皮張不造戎醜攸行哀哀元黎顧瞻靡望述大同志第八素精南颺天維弛網薨薨特流肆其豺狼蕩雄纂承藏我益梁牧守顛摧黔首辛嘗三州毀曠悠然以荒絡結王網民亦流亡述李特雄期壽勢志第九華嶽降精江漢吐靈濟濟多士命世克生德爲世雋幹爲時貞略舉士女表諸賢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述先賢士女總讚論第十皇皇大晉下土是覆化澹敦洽誕茲彥茂義俊父豐豐英秀如嶽之崇如蘭之臭經德秉哲綽然有裕述後賢第十一博考行故總厥舊聞班序州部區別山川憲章成敗旌昭仁賢抑絀虛妄糾正謬言顯善懲惡而杜未然述_字志第十二譚曰驕牡騤騤萬馬龍飛陶然斯猶阜會京畿磨獲西守鹿從東廩郇伯勞之句不接辰嘗茲珍嘉甘心庶幾中爲令德一行可師瓊璋儼儼貴韜光輝據中體正平揖宣尼導以禮樂敦洽化齊木訥剛毅有威有懷鐸鐸宮縣磬筦諸金奏不拊降福孔皆摠括道檢總覽幽微選賢與能人遠乎哉

虞預會稽典錄 卷

按原跋會稽典錄晉虞預著預餘姚人事見人物志其書今越中無有然王司寇藝苑卮言稱偏方紀以華陽國志荊州記爲第一而謂虞預會稽典錄亦其流亞則似見其書者
稽含南方草木狀一卷
按含自序南越交趾物有四裔最爲奇周秦以前無稱焉自漢武帝開拓封疆搜求珍異取其尤者充貢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以所聞詮敘有裨子弟云爾

釋法顯佛國記一卷

按法顯自跋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安居未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其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叙始末自云願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獎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豈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梁元帝職貢圖 卷

按元帝自序竊開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觀犀甲則建朱崖開葡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其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輕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開樂賢之象甘泉寫闕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新歌成章遠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泝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職貢圖

云爾

北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五卷

按街之自序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于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溺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利與靈臺比高宮殿其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緋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末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戲于荒階山鳥巢于庭樹遊牧牧豎蹢躅於九遠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外表刻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唐盧求成都記五卷

按求自序蜀國自秦始通秦遺蜀王五美女蜀亦遣五丁迎之到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人掣其尾不能得五人相助大呼拽之山遂崩五丁及秦女皆死惠王遂遣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因封公子通爲蜀侯以陳莊爲相置巴蜀郡遷秦人萬家實之

民始能秦言以蜀令張若爲太守前時蜀王開明尚納美女爲妃蓋武都山之精也及死葬於城西北遣五丁担其本山之士以爲塚今有二石尚在古老言五丁担云陳莊旣爲秦公子相數年遂謀反殺秦公子秦伐蜀誅莊封子憚爲蜀侯憚後母誣憚有罪賜劍自殺蜀人以爲冤因爲立祠又封子綰爲蜀侯後復疑綰反誅死自此但置守而已後以李冰爲蜀守冰始鑿三江引水以行舟楫岷山多梓柏大竹坐致材木又溉水開稻田於是沃野千里號爲陸海置綿洛二水以便溉灌作石犀五以壓毒蛟命曰犀牛後更爲耕牛二又作三石人立水中冰非常人也與江神約曰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大鑿嚴崖通沫水導江之龍大怒冰乃持刀入水與龍鬪死遂無水害迄今蒙利蜀人稱郭繁爲膏腴綿洛爲浸沃昭襄王時又白虎爲患意慮君之魂也歷四郡傷千二百人王乃募能殺之者邑萬家金帛稱是巴彝胸臆廖中藥何謝作白竹弩於高樓瞰而射之死王嫌其彝人乃刻石項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不論殺人不死與之盟曰秦人犯彝輸黃龍一雙彝人犯秦償清酒一鍾其人安之遂號曰武彝其族又有濮賓賓尤武勇居渝水夾水以居爲濮高前鋒陷陣善舞巴與蜀代爲仇讎蜀嘗封弟葭萌於漢中號其侯命其邑曰葭萌至漢高祖六年始分置廣漢郡高后城樊道開青衣文帝末以廬江文翁爲郡守穿煎油口溉田千七百頃立文學選吏子弟皆就學令俊乂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岷絡之地學比齊魯孝景帝嘉歎遣天下郡國皆立文學自文翁

始也文翁明天文災異後以博士徵至待中揚州刺史孝武帝置四部都尉俾立十八郭於是郡縣多城觀矣又分牂牁置益州是為南益州宣帝地節三年穿臨邛蒲鹽井二十置鹽鐵官自漢興至哀平牧守仁賢宣德立教英偉命代之士其出如林璽書東帛交馳於梁益之地矣雖魯之洙泗齊之稷下未足多也且漢徵八士蜀預其四高帝分蜀郡北部置廣漢武帝分南部為犍為遂有三蜀之號王莽改郡守為帥正以蜀郡為導江公孫述為帥正治臨邛述僭號後漢光武帝滅述還為蜀郡順帝即位復為益州郡名依舊州治大城郡治小城靈帝末以劉焉為牧及卒子璋偽嗣建安十九年璋迎漢左將軍劉備至遂滅璋稱帝繼漢號先主治成都魏末司馬昭平蜀復為益州晉受魏禪以州領郡武帝末以成都為國封子穎為其王後賈人李雄僭稱王晉穆帝末和初桓溫滅之復為蜀郡譙縱反安帝命朱齡石討平之至梁分益州更置南北二益州以武陵王紀為刺史紀僭帝號領兵東下為湘王所殺後魏廢帝前二年尉遲迥定益州置總管後迴舉義旗不受代為隋王堅所戮隋開皇元年廢總管置行臺以蜀王秀為西南道行臺尚書令三年復為總管大業元年廢總管為州又改州為郡聖唐武德元年復為總管三年置行臺改為益州以太尉秦王為益州道行臺總管又改為宋大都督府天后析益州置彭蜀漢二州開元二年始以齊景冑為劍南節度營田兼姚嶠等州處置兵馬使自此始有節度使也八年以李潛為使去兵馬使章仇兼瓊廉山南四道採訪使其後或兼或否

亦無定制上元二年始分為東西川廣德二年復合為一大曆二年又分為兩川至今不改天寶三載復為大都督府十四載明皇巡幸車駕留五月至德二年改為成都府置尹比東西二京號南都後復停大凡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絃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况赤府畿縣與秦洛並故非上將賢相殊動重德望實為人所歸服者則不得居此况控帶蠻落扼戎限羌非文武寬猛包羅法度之君子則不能得中庸以是聖庭慎擇尤難其任使號有三日節度觀察安撫先時南蠻六部不相臣服天子每有恩賞各頒一詔呼六詔開元末節度使王昱受賄上奏合六為一乃封大酋帥越國公東歸義為雲南王始獨稱南詔至楊國忠遙領蜀郡太守兼採訪使遂擾邊閭希立功伐乃有瀘南不利之變貞元中韋令公阜為節帥招復雲南背番歸漢十一月八日置使安撫兼統押西山八國近界羌蠻等使是為三使韋令公本以奇勳乘旄鉞思立邊効又在鎮且歲久南詔為其用拓地甚遠公既卒劉闢繼公後以兵守險為不順誅死家籍沒後京兆公為節帥酷易軍政殊不以封域為念戍卒罔代邊蠻積忿至太和三年十二月蒙羌巔遂以兵剽掠至城下杜公填門不敢與爭會監軍使矯詔宣諭蠻人遂退工巧散失良民殲殄其耗半矣列政補完尚不克稱大中六年四月詔以丞相太原公有駝制羌戎之成績由邠寧節度司徒同平章事鎮蜀蜀為奧壤領州

十四縣七十一戶百萬兵士五萬外疆接兩番人性勁勇易化以道難誣以智公至以儉約帥之以謹廉不伐臨之以刑賞法制平治之人歡且舞旦夕誅公之德矣先是西蜀圖經甚備朝野之士多寄聲寫錄主茲務者不勝其煩遂盡削而潛焚之長吏至即據顯者集為一軸以獻由是百不書一大中八年戶曹參軍簡弘宗甚好學且目觀司徒相國之異績願梓以傳示於後然不文自任剪裁疎長蕪言機略相國乃屬於小子令刊益之且日不以淹除疾速歸於流布以為不朽之事求受命張怖又不欲以圖經為目乃搜訪編簡目為成都記五卷經與圖之附益願終弘宗之職庶以此為助也大中九年八月五日敘李該地志圖 卷

按李白序一作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浸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超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為方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於阨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泊荒要蠻蠻禹跡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通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概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窗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

奔走殊方絕域率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還入幽會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迹於區外又不可並舉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畢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微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敷人物之虛美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難覩窮荒大漠則思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勸懲之遠也然則本之足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以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無圖開天無路此智士儒林所以為之嘆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釋道宣釋迦方域志二卷

按元吳萊後序終南山僧道宣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之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足以發之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煌所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其居地而塞王南居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屠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

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屠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節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為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地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行谷西北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虛稱里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為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王法蘭之徒始持白氎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齊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處亦不待辨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居罽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鄰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怪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定奇言鬼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

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髡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達賢君子及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古異周白蘇祇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涼龜茲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曆屬於大衍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無慮乎書華旁行而與韋編鐵簡之經混為一錄也雖然天地之一氣既朕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鱗者介者根莖者浮生者而恆出入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精靈之起因報之相尋哉夫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惑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一不能及者吁怪矣哉自漢宣以後四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詳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耽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為其徒設也吾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為紀地理者述其槩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二十卷目錄

地志部彙考三

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記 自序 胡震亨跋

趙抃成都古今集記 自序 范伯祿序

李廌洛陽名園記 自題 張葵序 明毛晉跋

華鎮會稽覽古詩 原跋

施宿會稽志 原跋

范成大成都丙記 自序

胡元質成都古今丁記 自序

范成大桂海獸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蟲魚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花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果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草木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雜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蠶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器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禽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香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酒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自序

范成大桂海金石志 自序

王象之輿地紀勝 李重序

王應麟詩地理考 自序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自序

張謨會稽續志 舊跋

明英宗勅修大明一統志 御製序

費信星槎勝覽 原跋

王穉登吳社編 自序

孫繼紹興府志 後序

何喬遠閩書 自序

黎士紱四川成都志 彭韶序

孫世芳宣府鎮志 自序

陳鎬闕里志 李東陽序

西洋坤輿圖說 原序

薛應旂浙江通志 徐階序

杜應芳四川總志 饒景祥序

經籍典第四百二十卷

地志部彙考三

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記一卷

按祁自序益爲西南一都會左阻劍門右負夷蕃內坦夷數百里環以長江裹以復岑川陸盛氣礙而不得東回薄蛇蜒還負一方爲珍木爲怪草爲鳥魚芋稻之饒日暘雨潤噓和吐妍層出維見不可勝狀殆岷精縕靈示龍璞鹿瑤于茲壤也嘉祐建元之明年予來領州得東陽沈立所錄劍南方物二十八種按

名索實尚未之盡故徧詢西人又益數十物列而圖之物爲之贊圖視狀贊言生之所以然更名益部方物略記凡東方所無及有而自異皆取之冀裨風土聚丘之遺云

按胡震亨跋萬震南州志以韻語紀物質雅可誦後來惟江文通吳興草木頌僅足嗣響頃復得朱子京益部方物略記凡草木蟲魚六十五條而寫色奏音一倣於震第見白氏長慶集木蓮樹詩敘云木蓮樹一呼黃心樹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春花如蓮香色艷膩皆同獨房藥有異視宋注最詳宋又注聖瑞花云率以秋開鴛鴦草云春葉晚生而范成大詠聖瑞花云挽春同住夏看到火雲流薛濤詠鴛鴦草云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早是春夏便已著花春葉非晚生矣至若改羞天爲羞寒猶不失以妍易俚其改虞美人爲娛美人則虞之與娛兩義自通得無更遺宵寐匪顧之誚海鹽胡震亨題

趙抃成都古今集記十三卷

按抃自序僕由慶曆至今四入蜀凡蜀中利害情僞風俗好惡瞭然見之不疑嘗謂前世之士編摭記述不失於疎略則失於漫漶不失於鄙近則失於舛雜嚮治平末因取續者傳而修正之去年陳和叔翰林以書見貽俾僕著古今集別爲一書此因僕之夙心而未有以自發也由此參訪舊老周咨碩生緝以事類成十三卷不始乎蠶叢而始乎牧誓之庸蜀從經也從經則蠶叢不必書而書之於後何也揚雄紀之吾棄之不可也參取之而已矣事或至於數說何也

久論之難詳也昔者齊太公仕於周司馬遷有三說焉疑以傳疑可也神怪死生之事不可以爲教書之何也吾將以待天下之窮理者也書亂臣所以戒小人書寇盜所以警出沒書蠻夷所以盡制禦之本末終之以伐蜀使萬世之下咸知蜀之終不可以苟竊也其間一事一物皆酌考衆書蓋正謬然後落筆如關羽墓今荷聖寺闢然有榜焉而仁顯者孟蜀末僧也作華陽記云墓在草場廟在荷聖此目擊之所當棄而從仁顯者若夫知之有未至編之有未及則亦一人之功不可以求備然竊意十得八九矣後之君子其亦有照於斯乎

按范伯祿序成都蜀之都會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麗見謂天府縑繡之賦數路取贍勢嚴望偉卓越他郡朝廷席五聖之厚基萬齡之泰明燭外遐愛均畿輔凡選建師長必一時名德中外皆曰可然後以尹茲土其優馭西南之意舉古逸矣非獨隆於今也蜀之所以爲重於天下雖窮隅鳩舌咸共知之而其可以文載而未久者則往志踏錯近事缺絕殆不足以彰其重熙寧壬子八月詔以參知政事趙公爲資政殿大學士再蒞此府蜀之黔黎夙云易擾小異故常必勤上心是時天子方惻然矜之故不憚委公以遠公倍道而來下車之初釐所當恤亟卽民心平紛解累人乃說懌盡知明天子覆育遠方之意甚厚公亦自謂宜於蜀也會翰林學士陳公和叔與之書曰蜀事可觀惜其墜落泯泯不耀公慨然畱意每政事閒隙延多學博識之士與之講求故實採掇舊聞若耳目所及叅諸老長考覆是非自開國權輿分野

占象州部號名因革之別其鎮其浸固聯派屬之詳都城邑郭祠神佛廟府寺宮室學宮樓觀園圃池沼建創之日門閭巷市道里亭館方面形勢至於神僊隱逸技藝術數先賢遺宅碑版名氏事物種種瑣語奇詭纖書畢書由秦漢以來凡爲守令卓卓有風蹟者若干人有唐迄今知府事居多閱頤端毅之望又若干人其行事暴於圖史不可勝述其始至若代去之年月序次昭然著矣厥生鉅人千古不乏澤我文化舊逸迭起科選德進相踵於朝數百年間無一遺者物有其善雖毫釐亦補實足以爲一方盛觀自昔僭賊乘民凶苗事變不同久近亦異悉其致寇之由及王師夷難底平之迹與夫歷世蠻獠叛服不常中國所以驅除羈縻得失之故又足以爲不虞不若之明監嗚呼既有政以乎其惠又爲書以憲厥後公之於蜀可謂志得而道備矣書成凡若干篇以類相從爲三十卷名曰成都古今集記人之觀之信乎蜀之爲重於天下非虛也哉

李廌洛陽名園記一卷

按廌自題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

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按張琬序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於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羣品乃及餘事種植灌溉奢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陰陽之和嵩少瀟灑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閒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圖書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以知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黨爲黨人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凡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屨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謫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宜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羣陰已壯芽孽弄權

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於荆棘銅駝腥膻伊洛雖宮室苑囿滌蕩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衆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宮已黍離反覆繇來皆在說今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國張琰德和序

按明毛晉跋昔人記載山川園林之勝稱洛陽爲天下第一顧即不乏少文之興而銅狄已不可問矣及讀伽藍名園二記雖文筆筆殊殊而感慨係之中州風景尚依然在目也因合刻以公之同好晉王右軍慨想成都作周益州帖展斯編者亦可當臥遊矣湖南毛晉識

華鎮會稽覽古詩二卷

按舊跋會稽覽古詩華鎮撰鎮會稽人宋進士事見人物志其詩百餘篇凡山川人物上自虞夏至於五季爰及宋有可傳者皆序而詠歌之歷按史冊旁考傳記以及稗官瑣語之所載咸見採摭傳必稱其詞格清麗典寄深婉足以垂觀來者今其書亦罕傳舊郡志往往引其語云

施宿會稽志二十卷

按舊跋會稽志二十卷施宿作宿吳興人嘗爲餘姚令後又爲郡通判陸游爲之序曰中興初晉越州爲

府寇以紀元實股肱近藩也山川圖牒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綿數十年直龍圖閣沈公作賓來爲守始慨然任之而通判府事施君宿發其端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爲之輔郡士馮景中陸子虛王度朱紹末嘉卻持正等相與搜羅討論焉蓋上祖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沈公去爲轉運副使猶經營此書不已華文閣待制趙公不述寶文閣學士袁公說友繼爲守亦力成之而始終其事者施君也書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既成屬游參訂其概今人但謂之放翁志幾不知有施君然觀篇末參訂之語則亦似與潤色矣其文辭博可喜筆力暢健有蘇氏父子風非此老宜不能若此施君及放翁事俱見人物志云

范成大成都丙記十卷

按成大自序前記趙清獻公作於熙寧七年甲寅凡三十卷蜀之始封及分野梁益州劍南四川成都府屬郡縣得名之所自廢置沿革之不同考之詳矣後八十七年當紹興三十年庚辰王恭簡公續爲之記有辨其差誤附益其未載者二記今皆存續記之成距今纔十有八年雖事之當書者不至甚夥然恐自是日月浸久來者難考乃蒐耳目所及者繼書之名曰丙記其二記已載者皆不重出云

胡元質成都古今記十五卷

按元質自序成都古今記起自熙寧甲寅前帥趙閱道集之凡三十卷後八十七年當紹興庚辰王時亨復爲續記二十二卷廢置沿革悉巨細靡不載也又十有八年當淳熙丁酉范至能復爲丙記十卷距時亨去日未遠雖不至如前續記之多然二書所不及者則加詳矣予以是年秋代置帥蜀四路兵民之寄實在焉蜀人困於征輸摧酷之額雖減鹽茗之課猶重與其他邊防民政事所當行利興害去皆有端緒可覆而考也居三年綴爲丁記二十五卷粗成一書惟沈黎蕃部驛驛踰時方定變之所起以迄無事隨宜措畫本末具存姑俟論定別爲一編合成都四記而觀之往事得過半矣

范成大桂海獸志一卷

按成大自序獸莫巨於象莫有用於馬皆南土所宜余治馬政頗補其漏隙其說累牘所不能載姑著其略及畜獸稍異者併爲一篇

范成大桂海蟲魚志一卷

按成大自序蟲魚微物外薄於海者其類庸可既哉錄偶見聞者萬一

范成大桂海花志一卷

按成大自序桂林具有諸花木牡丹芍藥桃李之屬但培植不力存形似而已今著其土產獨宜者凡北州所有皆不錄

范成大桂海果志一卷

按成大自序世傳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草木實猿狙之所甘人強名以爲果故余不能盡

識錄其識可食者五十五種

范成大桂海草木志一卷

按成大大自序異草瑰木多生窮山荒野其不中醫和匠石者人亦不采故余所識者少惟竹品乃多桀異併附於錄

范成大桂海雜志一卷

按成大大自序嶠南風土之異宜錄以博聞而不可以部居謂之雜志

范成大桂海蠻志一卷

按成大大自序廣西經略使所領二十五郡其外則西南諸蠻蠻之區落不可殫記姑記其聲聞相接帥司常有事於其地者數種曰羈縻州洞曰蠻曰蠻曰黎曰蠻通謂之蠻

范成大桂海器志一卷

按成大大自序南州風俗採雜蠻獠故凡什器多詭異而外蠻兵甲之製亦邊備之所宜知者

范成大桂海禽志一卷

按成大大自序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問又余以法禁采捕甚急故不能多識偶於人家見之及有異聞者錄以備博物

范成大桂海香志一卷

按成大大自序南方火行其氣炎上藥物所賦皆味辛而嗅香如沉箋之屬世專謂之香者又美之所鍾也世皆云二廣出香然廣東香乃自舶上來廣右香產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勝人士未嘗落南者未必盡知故著其說

范成大桂海酒志一卷

按成大大自序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飲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頃數仕於朝游王公貴人家未始得見名酒使虜至燕山得其宮中酒號金蘭者乃大佳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及來桂林而飲瑞露乃盡酒之妙聲震湖廣則雖金蘭之勝未必能頡頏也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十三篇

按成大大自序始余自紫微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為戚余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官遊之適寧有踰於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巖岫之奇絕習俗之淳古府治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幕府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闕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林民別觴客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瀟湘絕洞庭涉灩澦馳驅兩川半年達於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游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為一書蠻貊絕微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圖噫錦城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倦倦於桂林至為之綴緝瑣碎如此蓋以信余之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尤弗忘之也淳熙二年長至日吳郡范成大致能書

范成大桂海金石志一卷

按成大大自序本草有玉石部專主藥物非療病雖重

不錄此篇亦主為方藥所須者

王象之輿地紀勝 卷

按李惠序東陽王象之儀父著輿地紀勝一書甚鉅書成句余為序且曰吾書收拾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使人于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以助其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余告之曰昔昌黎韓公南遷過韶州先從張使君借圖經其詩曰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一達佳處便開看然則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是真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然所撰圖經類多疎略舛訛失之鄙野多矣必得學者參伍考正而勒為成書然後可據也本朝真宗時翰林學士李宗諤等承詔撰諸道圖經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今其書存者止十之三四甚可惜也然四方一郡一邑隨所至亦各有好學之士收攬記識甚備其目一一見于冊府纂錄最可稱者如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東西兩京新記及本朝龍圖閣直學士宋公敏求長安河南二志尤為該贍精密今儀父所著余雖未觀其全第得首卷所紀行在所以以下觀之則知其論次積日而成政非淺淺者蓋其書比李氏圖經則加詳比韋宋所著記志庶幾班班焉使其人讀之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與夫風景之美麗名物之繁縟歷代方言之詭異故老傳記之披紛不出戶庭者皆坐而得之嗚呼儀父之用心可謂蘊矣然余又嘗語儀父曰古人讀書往往止用資已為詩今儀父著書又祇資他人為詩不亦如羅隱所為徒自苦而為他人作甘乎儀父笑不答余以是知儀父前所與余言者特寓言

耳其意豈止此哉夫昌黎大儒也固嘗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焉意其學也必也窮探力究洞貫本標非若近世庸末昧陋爲口耳之習姑以眩人夸俗而已是則昌黎道術文章之盛所以名當代而傳後世者非以此乎蓋士之凡爲文者學不由於博則無以至於約然其大歸必貴於有用則始爲不徒學也蕭何從沛公入關先收秦府圖書故因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處漢之得天下此亦其大助東方朔劉向皆以多識博極獲備天子訪問爲國家辯疑惑豈曰小補其事今見山海經首本朝劉侍讀原父奉使契丹能悉古北口松亭柳河道里之迂直相與驚顧卒吐實以告士君子識博至此是則地理之書至此始爲有用之學至若許敬宗之對唐高宗第能明帝丘得名所自遂過貶其長以矜詡于人此則爲士者之所笑而不道者也然則余之所望于儀父者固以朔向及劉侍讀之事豈但以資他人爲詩而已乎前言姑戲耳寶慶丁亥季秋三日

王應麟詩地理攷六卷

按應麟自序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于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叙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

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岳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厚薄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于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据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綱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攷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應麟伯厚父自序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

按應麟自序太極肇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附氣地固於天者也而言地理者難於言天何爲其難也日月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郡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是故圖以經之書以緯之仰觀俯察其用一也虞書九共先儒以爲九丘其篇軼焉傳於今者禹貢職方而止耳若山海經周書王會爾雅之釋地管氏之地員呂覽之有始鴻烈之地形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然諸儒之傳注異歷代之區寓殊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于荆豫梁岐之於冀雍潛荊在荊者未見蔡在圻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毫則書之說異焉還之爲營圃之爲泥以著爲齊地以韓城爲涿郡自土之爲自杜倭運之爲郁夷鄒虞之爲梁鄒二南之爲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揚紆在冀而爾雅以爲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爲雷漳水之爲潞吳山之爲嶽五湖混於具區類湛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

中牟在湖南而河北之地難攷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鄆鄭邑而非鄆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酒泉貝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垂葭發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首陽空峒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爲河中之末樂而以元城爲大名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而在河東韓阜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鄧關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成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鄧都白雲誤於鄂州東海二疎誤於海州以塗山爲會稽以蠶桑爲采桑以大別爲安豐以東陵爲廬江以楚丘爲成武以街亭爲南鄭龔詵踵繆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鄧於沛郡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顏師古誤卬都於卬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彊志者猶或失之舊蹟湮沒如濟絕於棠碣石於海民明鑿而鎬京爲池隋城立而漢都爲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爲秦郡項城之爲秣陵王門之爲會稽尋陽在斬而移柴桑當塗在濠而寓姑孰郡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異而同或似是而非不可謂博識爲玩物而不之考也余聞

居觀通鑑將箋釋其地名舉綱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參以樂毅王樸之崇論並議稽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叙歷代形勢以爲興替成敗之鑒大易設險守國春秋書下陽彭城虎牢之義也河湟復而唐衰燕代割而遼熾述其事終焉若昔對白題羊腸帝丘內黃閭松亭柳河者以該治見稱今豈無其人乎孤陋寡聞未免闕誤以俟博雅君子山河不改陵谷屢遷亦以發鑑古之一慨云上章執徐歲橘壯之月王子書通釋後

張誤會稽續志八卷

按舊跋續志八卷宋梁國張誤撰記嘉泰辛酉以後事而以補前志之遺前志無進士題名此九其不可遺者也與前志板俱存府齋久而模糊殘闕云明英宗勅修大明一統志九十卷

按英宗御製序朕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天下薄海內外悉入版圖蓋自唐虞三代下及漢唐以來一統之盛蔑以加矣顧惟覆載之內古今已然之跡精粗巨細皆所當知雖歷代地志具有可考然其間簡或脫略詳或冗複甚至得此失彼舛訛散雜往往不能無遺憾也肆我太宗文皇帝慨然有志於是遂遣使徧采天下郡邑圖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書貽謀子孫以嘉惠天下後世惜乎書未就緒而龍馭上賓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謹當繼述乃命文學之臣重加編輯俾繁簡適宜去取惟當務臻精要用底全書庶可繼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而泛求約取參極羣書三閱寒暑乃克成編名曰大明一統志著其實也朕於萬幾之暇試覽閱

之則海宇之廣古今之跡了然盡在胸中矣既藏之祕府復命工鉅梓以傳嗚呼是書之傳也不獨使我子孫世世相承者知祖宗開創之功廣大如是思所以保守之惟謹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求古今故實增其聞見廣其知識有所感發興起出爲世用以輔成雍熙泰和之治相與維持我國家一統之盛於無窮雖與天地同其久長可也于是乎序天順五年五月十六日

費信著星槎勝覽 卷

按原跋右書費信撰信字公曉太倉衛人也永樂宣德間從中貴鄭和楊敏使占城琉球暹羅蘇祿天方真臘呵枝麻逸古里錫蘭山榜葛刺等二十餘國紀其風土人物列序分詠名星槎勝覽云王穉登吳社編一卷

按穉登自序里社之設所以祈年穀祓災禳洽黨閭樂太平而已吳風淫靡喜詭尚怪輕人道而重鬼神舍醫藥而崇巫覡毀宗廟而建淫祠黜祖禰而尊野厲嗚呼弊也久矣每春夏之交妄言神降於是游手逐末亡賴不逞之徒張皇其事亂市井之聽惑揮狂之見朱門纓綬之士白首耄耋之老草莽縛笠之夫建牙羅虎之客紅顏窈窕之媛無不驚心奪志移聲動色金錢玉帛川委雲輪百戲羅列威儀雜還啓僭竊之心滋奸惡之行長爭鬪之風決奢淫之漸潰三尺之防廢四民之業嗟乎是社之流生禍也昔郭代公戮豕烏氏之妖亡西門豹沉巫河伯之害息今之長民者不是之聞豈所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與不然是或一道也吾儕小人不可知也已

孫鎮紹興府志五十八卷

按鎮後序宛陵蕭公來治越諸廢既舉乃次第及修志遂以屬張子蓋元忤及不敏鎮鑄巡未之敢任乃府公復命縣尹丁君申諭之鎮以創記請於子蓋然後致諾焉素乏討論既受命茫然未得要領已乃取八邑新舊志割裂之分類拈出再反覆觀焉始稍稍見端緒久之未敢舉筆初鎮欲任其草創而以潤色俟之子蓋既玩愒不克濟蕭公慮殺青無日乃又屬人物於子蓋而俾子專地理焉今天下郡邑志于人物類多俟百年之論間有斷自五十年者予欲從其例子蓋曰昔孔子作春秋丘明爲傳即已續猶叙子長次史記天漢間乃獨詳焉今吾目觀事最真乃遜讓不紀述即後世何徵矣吾自信公直即鉄鉞不奪兄夫怨謗予甚壯子蓋之志敢贊成焉嗟乎昔司馬子長作史記乃乘傳行天下觀山川問父老其篇中以目證耳者甚衆乃後世猶有抵牾之議水經文至奇鄴道元注最賅博且工王司寇元美至稱爲大地史然述會稽諸水亦未盡核嘉泰志云道元未身履浙江以東故誣如此今郡中不踰數百里鑛生於斯而未及徧歷惟以往籍證難矣此所以願望未敢遂者也異日得間尚期掉舟躡屐盡探諸名跡詢問遺老補所闕證謬誤焉

何喬遠閩書一百五十四卷

按喬遠自序何子喬遠曰閩故有通志弘治初黃公仲昭所撰去今一百三十餘年未有續者萬曆庚戌歲巡按御史山陰陸公慶祖久候代不得與都御史句章丁公繼嗣都御史武進前方伯袁公一驥慨然